大明寶訓 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13)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備荒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無為州奏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倉儲正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為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灾傷百姓可無饑窘此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編行天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
勿事虛文
○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甚艱公私無儲獨函關
驛頗有儲粮欲申明待報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
已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民候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
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
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宣德三年四月辛未户科給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縣
所羅預備倉粮近皆廢弛宜下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
歉
上謂行在户部臣曰此
太祖皇帝備荒良策當百世行之今廢弛如此皆有司之
過宜卽遣官巡視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皆罪之

恤災異

○宣德元年六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漳二縣蝗
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近者有司數言蝗蝻此亦可憂姚
崇捕蝗終不為災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馳驛分
督有司巡視但遇蝗生須早撲滅毋遺民患
○宣德二年八月戊辰
上謂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曰近者各處有司多奏水旱而
山西郡縣旱尤甚若禾稼不成其民何所仰給朕心惓

惓思所以弭災之道卿等當輔朕不逮以回天意若今
大雨民猶有望原吉對曰齊景公言善熒惑為之退舍
陛下憂民如此
天心悅鑒必有以副
聖意顧臣等不職實切惶愧皆頓首謝
○十二月丁丑
上謂行在户部尚書夏原等曰今年陝西亢旱秋田無收
其軍屯子粒民間秋粮俱已蠲免比聞軍民之中多因
缺食流離豈可不恤其令有司開倉賑濟仍於南京運
絹五萬疋綿布十萬疋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山西觧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
移他境者
上覽奏惻然謂尚書夏原吉曰比聞山西久不雨朕心不
安今果奏至其即遣人賑濟且撫綏其民無令失所又
曰聞旱災之地頗潤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謹
勉盡乃職
○六月癸巳
上諭行在户部臣曰霖雨久不止水潦泛溢今城中薪芻
湧貴凡有運載入城者悉免抽分違者罪之
○七月丙辰順天河間真定保定等府及南直隷和州等
○州縣各奏苦雨山水泛漲渰沒田稼
上召六部尚書蹇義等以奏示之諭之曰天降災祥在德

朕覽之凛然卿等皆當勉思恤民之道

○八月戊申

上巡邊駐驆三河縣縣官朝見

上諭之曰善撫百姓今年此處水潦為災宜以實聞當圖優䘏之毋妄有科擾朝廷授汝撫字之寄民不失所斯汝能盡職否則有罰

○宣德四年九月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種無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艱食

上以奏示戶部太子太師郭資進曰山西他郡縣未有奏旱饑者當遣官察視

上曰旱潦之災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卽量免其租稅仍令有司善撫䘏之

○宣德五年四月甲午易州奏蝗蝻生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麥漸茂而蝗蝻為災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卽選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初發撲之則易若稍緩之卽為害不細

○六月己卯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頻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在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

○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直隷揚州湖廣四川各府州縣
俱奏旱乾疾疫人民流亡
上聞之惻然謂尚書胡濙等曰上天降灾非水則旱加以疾疫民何以堪朕深憂懼卿等當勉圖匡濟有可以回
天意拯民命者其悉以聞

抑祥瑞

○洪熙元年八月丁卯朔魯王肇輝遣長史進瑞粟尚書呂震以為豐稔之應請上表賀
上曰近日畿内州縣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食若以此為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可當之如他處何其止勿賀王所遣長史賚之遣還

○宣德七年五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濙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群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灾繼踵而來朕方日夕惕厲一獸之異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辛亥蘇門荅剌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
上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
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武備

○洪熙元年九月壬子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兵以禦侮當國家無事時正須整肅士伍修舉兵政書曰張皇六師詰爾戎兵正此之謂今内外衛所軍士徒具名數比遣御史給事中點閲多有逃亡者爾職典兵事宜卽遣人追捕庶幾士伍不缺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太師英國公張輔言在松操備官軍凡緣邊諸衛及陝西等都司皆已遣還合於河南等都司及直隷雎暘諸衛選調至京以時校閲

上曰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練將卿等當爲朕留意

○七月丁未

上罷朝退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軍衛

上曰昔

皇祖嘗言元末之時管軍武臣多務貪縱軍政不修隊伍廢缺人問士卒安在則撫夾袋曰皆在於此蓋惟有其名耳所以馴至大壞今得無復踵此弊乎宜嚴謹飭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點閘不可怠忽

○十二月乙亥

上閲暇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傳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上曰然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

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

○宣德二年正月癸卯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舊例皆有降罰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內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

○宣德四年八月辛卯有獻兵書者

上因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其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衆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荆州乃驅北方之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衆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誠難矣

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止於疆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馬政

○宣德二年十一月甲辰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

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効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宣德五年三月癸卯

上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為先務今孽虜固當懷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肆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對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敢少怠耳

備邊

○洪熙元年八月乙亥遼東都司奏廣寧等十八衛修理衣甲請支綿布三萬四千餘匹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請給其半

上曰邊軍守禦須仗甲兵彼衛身無甲則膽氣衰何以責其禦敵若甲仗堅利紀律嚴明士氣自振足以慴服寇戎修甲何可惜費其卽與之

○九月壬子陝西都司奏擬造鐵盔青甲萬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鈔買辦

上從之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防國家重事其切用

者兵器兵器有備然後可以制敵古者郡國有庫兵京
師有武庫今西陲極邊兵器安可無備其令速遣官給
其費毋科擾於民又謂中曰內外衛所軍器皆須遣人
閱視凡損壞者官給物料悉為修理

○宣德元年十二月壬申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
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
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璽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
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二年五月辛丑巡按御史馮彬奏緣邊關隘黃石
崖爾芳口城垣未完戍守不備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邊關戍守當晝夜嚴謹豈可自謂無
事便有怠心古之良將御軍嚴肅雖在閑時常若臨寇
故能永保無虞卿宜移文責問限日下完整稽違者罪之

○宣德三年八月丁酉
上將巡邊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進扈從官軍之數
上曰朕此行豈為田獵但以國家雖安不可忘武況邊境
之民每及秋則憂虜患若在我有備虜何能為患朕為
民故特田獵閱武遂飭邊備耳

○十一月壬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言遼東西長嶺達賊
入寇備禦都指揮李敏等提督不嚴請罪之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軍官備邊但守常法以保境安民

如能謹嚴豈有外患古之良將雖安閒之際常若臨敵
不可少怠今失機皆由主將號令不嚴軍政不修所致
其令御史治之如律
○宣德五年正月戊午勅都指揮韓鎮等領兵自永寧至
懷來巡捕凡諸隘口屯堡烟墩務令整齊嚴謹有寇則
乘機勦捕
上因謂侍臣曰今虜寇雖衰然鼠竊狗偷乃其常性惟邊
防嚴密使彼無間得乘可也
○三月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
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

粮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屢以
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政邊民耕
作之時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
遂勅邊將嚴謹備
○宣德六年十月癸卯副總兵都督方政以新立龍門衛
及龍門千戶所器械旗鼓等物未備奏請給用具數以聞
上命行在工部如數給之諭尚書吳中曰兵甲堅利而後
足以制寇不可不與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須戒勵主將
善撫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則固戰則勝邊境可永無虞
○宣德七年九月庚午命將率兵巡警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

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千户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僉事張淮及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勑亨曰虜乘間為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于寛故邊備屢有小失

任將帥

○宣德九年三月癸丑守開平指揮使杜福年老乞閒開平千户楊洪等奏福居邊久練達兵務乞令仍守開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邊將在得人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趙充國屯邊羌虜遠遁福練習邊事素得安士心安可使就閒但當優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為致仕官仍往開平協助都指揮唐銘等行事

○宣德三年五月乙亥以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張麟老疾

命致事以其子泰為寧夏左屯衛指揮使領馬揀練仍
命麟往訓督之
上因謂侍臣曰古謂將門出將將盖子孫親見祖父所為自然諳練麟雖老素有材識使泰能似之固於國有用於家亦可長保富貴

○宣德四年三月甲子初四川青川守禦千戸所百戸倪讓以例不當襲職罷及番寇攻青川城讓與衆竭力守城敗賊有功總兵官都督陳懷以聞
上諭兵部臣曰韓整輩膺國家委任而以貪淫玩寇不能立功若此者人安可棄之今復舊職使再立功

○宣德五年二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武備國家重事今軍政不修實由將校之不職宜詳察其實以示勸懲遂遣勅諭各都司按察司巡按御史用心察訪務盡至公

○宣德七年三月壬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襲指揮使操練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任之

諭將帥

○洪熙元年八月癸酉
上聞各衛頭目害新軍致其逃竄諭行在兵部尚書李慶曰凡為軍官少有廉潔不思軍士乃其富貴之本若

撫綏得宜人心悅服遇有征調易以立功高官厚祿自
此而致今所為如此豈徒負國亦自害身爾兵部宜戒
嚴之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調晉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
同備禦

上遣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早寒比他處為甚凡備禦
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張耳非撫綏得所人
何以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貴卿
老成宿將當以此為念

○八月乙亥

上親征高煦駐蹕直沽南召諸將諭曰為將雖有智勇必
資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將皆以恤士為本平日撫恤
得其心臨敵之際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
之緩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給從征官軍馬騾分載
軍資昨見軍士多有負重者日晚始至營亦有困乏愬
道榜者爾等略不加意但使人不知恤人豈為將之道
其即以官給馬驢均分䭾載以甦其力中有疾病者太
醫院與善藥如果不能前進付所在官司調理

○宣德三年五月甲寅命後軍都督沈清總兵民運糧往
宣府

上諭之曰軍民輓運道路險艱總其事者當加意撫恤使
人不知勞而事易集可也若橫加箠楚逼取財物人心

懷怨已亦不安耳爾宜自愼及禁戒下人俾知朕意

○八月癸卯

上將巡邊召扈從諸將諭曰師行須預嚴紀律申號令衣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毋縱士卒擾百姓為將馭卒須愛之如子弟卹卒事將如父兄矣古之名將皆與其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丁未

上巡邊車駕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閔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衞遣官巡察

○宣德四年三月命　都督郭義等督軍士牧馬

上諭之曰軍士無知多縱口腹之欲為民害朝廷待軍民一體無有重輕卿等宜嚴約束況今耕種之時尤不可縱恣蹂踐妨廢農業違者必治以法

○十二月丙戌

上命行在兵部於京衞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成國公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為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於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畧融會于心自然有得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械繫所獲強盜

張旺等三人至京未獲者尚十一人旺隆慶右衛千户餘皆武官家人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其未獲者令錦衣衛急捕召武臣諭之曰國家優待武官皆有常祿死則祿及子何至為强盜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强盜雖一旦苟得然當殺身豈如守常祿可長久爾等老成舊人當嚴戒飭使守禮法若有犯致罪毋謂朝廷少恩衆皆頓首而退

○宣德七年五月丙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請斬逃卒二人之誘女直為寇者

上從之因勑凱曰人情豈樂從異類此必有不得已如為將者能撫恤之動息以時溫飽得所雖驅之不去爾其勉之

○九月己巳直隸隆慶衛指揮袁泰等奏保本衛指揮同知李景為指揮使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来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但當盡心竭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也

○宣德八年四月丙申朔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量退其軟弱還助運糧守城懷言諸處官軍已為三番猶有

番蠻出沒乞為三番調征官軍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藩昔無多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為非比年以来有總兵官鎮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撫禦之彼只利軍馬不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即遣人馳驛諭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餙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所歸

恤將士

○洪熈元年六月庚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防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亦人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

○八月丙申

上諭兵部臣曰國家養軍士惟在撫恤有素得其心然後得其力比聞各衛軍多逃亡皆由將領者不能存恤虐用其力減尅其粮常以致飢寒切身無所告訴不逃何俟如此國家何望軍士為用爾即榜諭武臣務存恤軍士不許生事虐害

○九月乙卯給邊軍皮裘狐帽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塞北苦寒未冬先雪士卒守關瞭望晝夜勤苦使無衣禦寒其何以堪皮裘狐帽速遣人運

性給之開平大同諸邊衛皆循此例

○十月丁丑瞿塘衛指揮彭恭等奏本衛軍士月糧比因造營减半月支五斗不足自贍今營造既止各衛糧多乞仍舊支給

上諭行在戸部臣曰軍士資其用力豈當使食不足月支一石國家舊制暫因事撙節安可為例今既罷工即俾復舊仍會計天下各衛所糧儲凡士卒减支者悉全給之

○壬辰巡按御史顧達奏鳳陽指揮蕭敬等尅减軍士月糧

上謂侍臣曰古良将巡撫士卒足其衣食艱難則與同甘苦貧困則給以私財今所為如此平日殘忍可知命刑部逮治之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陽武侯薛祿奏天城衛軍士守邊者月糧折絹人一匹千戸潘海每匹但給二丈餘皆入己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糧一石折匹絹盖優與之使人得禦寒而朕猶慮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利己豈有恤軍之心其執付法司罪之爾兵部仍給榜邊衛戒約

○二月甲戌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邊境將士嚴守備又令採辦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尚書吳中曰邊方軍士專務守備何以他役勞之柴
雖山谷有然運送甚艱宜有迯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
差軍民必須計議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正月丙寅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
尤為勞苦蓋自備軍裝為難今後馬軍戶内再免一丁
差役以助給之

○七月丙午行在戶部奏山西陝西軍士冬布因支給不
敷應給綿布者一半折鈔陝西每疋三錠山西每疋五
錠例有不同
上曰布一疋價豈止三錠軍士艱難但當倍與之安可從

省其依山西例給來年預計蓄積盡給綿布

○八月癸酉副總兵都督方政奏獨石赤城鵰鶚備禦官
軍有患病者無醫治療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恒念邊軍勞苦況有疾乎其令太
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遼半年一更

○九月都察院奏金吾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月冬夏
布至今年五月方給請治衛官稽緩之罪
上從之召武臣諭曰朝廷慮軍士貧難令及時給之爾軍
官當先時舉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
廷之意下失衆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
士為心勿蹈斯弊國法不爾貸也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刑部奏
長陵衛千户嚴忠詐取餘丁財物罪應徒
上從之曰朕念軍士艱難故免餘丁之役使資助之會軍
官其父母乃不能體此意而剝削之此豈有心䘏軍小
懲大戒亦小人之福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
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
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
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十月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
家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氷凍軍士家
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蓋為國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携妻子暴露
道途亦有可憫況新建衛所室未創粮未備良言亦是
宜來春發遣遂命兵部移文諭政

○宣德八年五月戊午
上語兵部侍郎王驥曰昨爾奏遣官往南京各衛選取紀
錄幼軍來操練朕慮有子幼母老轉徙失所者其悉受
之令於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處訓練

○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大同叅將都指揮使曹儉奏夜
不收高政等艱苦請增其月粮

上謂尚書王驥曰古人飾廩稱事彼出死力而與閒居者
同食可乎其即從儉言

保全功臣

○洪熙元年九月都察院奏廣西故都指揮葛森妾許氏
告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不法事請逮治之
上曰大臣總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為如此法亦
難容但朝廷當存大體豈肯輒信一婦人言而罪邊將
姑令自陳其實

○宣德五年五月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
賍應流如例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勳

榮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全不修德亦不畏刑乃
以貪賍得罪將何面目視人罰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
過庶幾長久

○宣德七年九月丁卯
上命安鄉建平伯張安高遠印烙馬諭曰爾等藉前人功
有爵祿未知稼穡艱難宜奉法循理保守富貴若不遵
憲度恣行貪虐如孫傑所為必罪不宥

錄勲臣子弟

○洪熙元年九月癸亥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引故官子
弟除指揮千百户鎮撫
上悉召前諭之曰爾祖爾父昔從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祿位膺及爾輩爾輩年少氣銳當思
前人艱難得官慎守法度操習弓馬勉樹勳績則於前
人有光亦不負朝廷任使爾不可得官後輒放肆違犯
禮法朝廷公法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

上罷朝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世祿本
曰唐虞之時賞延于世周文王時仕者世祿此皆先王
用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待勳臣禮意尤厚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
太宗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給全俸養之置
武學教之稍長俾習武藝俟其成人然後任事著為令
典視先王制尤備朕嗣位以來謹遵成憲功臣子孫咸
錄用恪勤職業者亦多有之是皆
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勞不體朝廷優待
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此
由教之不至耳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閱試中武官

上諭曰凡軍職在當精武藝亦當讀書知道理近來軍職
子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弈或
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驟

廢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事既
精忠孝兼備所以流芳百世爾曹當以此為法莫以今
日僥倖試中便自足也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行在兵部奏請選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孫安
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不能
撫恤有司但知循例銓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時置武學教之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
試賞罰之法載在典章爾申明之務求實效庶幾人知
勸懲

○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回部例應辦事
上因問其中亦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有一劉貊
者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高皇帝為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皆
見顯用亦以前人之故朕於貊豈惜一官處之即令復職

○四月丙辰英國公張輔奏各衛優給出幼并應襲子孫
及襲替多餘幼官宜遣官統領練習弓馬
上從之謂輔等曰射乃軍中長技古人多以此為務大抵
操習勤則自精卿等教練當使熟於此是日
上視朝罷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操練事
上曰凡人學業須及早年若或過時終難成就況軍官子

孫尤宜諳練乃能保守祿位不廢前人之功朕已命優
給出幼及習替多餘幼官練操重念官下應襲子弟亦
須豫為訓教宜皆令赴教場操練須要精熟勿致其惰
逸也

○五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昨日有總小旗子
孫併鎗不勝者十餘人奏乞再併朕已許之蓋此皆有
志之人能念祖父辛苦得之故雖小名分亦思繼承不
墜今有祖若父為大官而子孫安於豢養不習武藝臨
事失措隳廢前人之功豈不為此人所笑爾宜諭勉之
厚勲戚

○洪熙元年十月命閆顏為教授教魏國公徐顯宗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勲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勲戚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
蔑棄禮法往往隳前人之業故特選儒者教之中山王
開國元勲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國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俾知仁義
忠孝之道

○宣德三年二月丙子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於
豢養雖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
狽今公侯伯新襲者衆朝廷念其前人之功豈徒使之

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器庶幾克紹前烈已令更番操習武事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寬縱必至怠惰卿宜遣剛正御史二人察視之有慢令不至者具以名聞

○五月以訓導李鳴鶴為駙馬井源家學録先是
上命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須使之親近儒生
先朝駙馬家有學録與之講記經史訓飭禮義今擇端重儒者與井源至是吏部言鳴鶴可用遂命之

○宣德四年二月癸未
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國勲戚所宜優禮不欲煩以政勑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歲忠存社稷功注國家逮朕纉承大統勤誠輔弼元勲厚德巋然于今方當注倚之時矧居燮理之任不煩以政乃理攸宜可輟中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禄悉如舊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寧邦家卿其專精神明道德益弘啟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欽哉

○是日勑行在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謾連逮不問則廢法問之則傷恩朕夙夜在念圖善始終可輟左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禄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保富貴於無窮之意卿其體朕至懷欽哉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

玹曰令家人强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玹又奪官軍屯田千餘畆與玹請治玹等罪

上曰勲戚之家正當謹守禮法庶幾長享富貴乃敢縱恣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呂昇及玹家人皆執而治之

○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南京錦衣衛指揮徐景璜及其弟千户景瑜得繫囚之逃者徑送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其違命不關白

上命都察院責景璜等罪俾戴罪還職景璜等有倍慢語法司奏大不敬應斬

上諭羣臣曰朕念開國元孫之孫且

皇祖母族姪豈忍加重罪姑謫戍邊俾自懲庶幾保全之道蓋二人皆中山武寧王孫也

○宣德八年五月勲衛陳昭坐同父寧陽侯懋欺官粮塩人已既宥罪罷閒法司請革其冠帶

上曰昭安於豢養習奢傲鄙以天寒命光祿賜勲衛酒肉昭獨以不豐潔却之朕目睹之固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貪黷得罪革冠帶良是但念勲戚姑與之令其省過用保富貴

○宣德九年二月乙丑吏部言陽武侯薛祿孫詵襲祖爵無追贈父母之文

上曰詵承祖廕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今百官皆得封贈

父母而彼獨不與非所以示公也其與之

明賞罰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後軍都督府奏寧山衛指揮使李昭毀城樓造私居占耕軍士屯田及克軍粮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為治之道賞善罰惡而已其惡如此不可不治即擒治如律

○九月庚戌

上臨朝謂尚書張本等曰昨觀都督山雲奏訪察廣西所屬軍官其中能事者雖多然廉公而能者十纔一二貪婪而能常八九盖武夫悍將惟知好利不務潔己恤軍保守名爵今當正其賞罰使廉能者加勉貪暴者知戒庶幾軍政脩明遠人獲安

○十月丁亥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宣德六年十月乙未甘州衛千戶姚寧奏北征曲先與
舍人王敬等俱先哨瞭例皆陞賞其間指揮王傑等俱
非哨瞭之數妄冒陞職未愜衆心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
若有功不得則材勇之人怠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
將來何以使人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果當陞與
否具實奏來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宣德九年十一月鎮守甘肅都督王貴奏肅州衛指揮
胡麟等追殺虜寇有功軍士李成戰死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有功必賞賞罰明則士氣振官軍有
功者俱陞一級軍士戰死者以其子為總旗餘官軍悉
賞如例

賞功

○洪熙元年七月辛未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比觀卿等所言
天壽山營造軍匠月支粮賜旗軍所給比工匠差減勤勞
既同而粮賞不一何以恊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
均工匠旗軍其一例給之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昨陞都督
僉事費瓛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及諸指揮千戶陞擢
者五十八人請如例附選
上謂本曰賞當功則人勸昔項羽於有功當封刻印刓忍

不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於報功酬勞不吝爵賞若有
未當卿等亦須執奏計議可否而行
○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為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為佑聖
夫人其故夫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其
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今茲之報非曰私恩亦出公義
若其如王聖縱恣則朕不取
○宣德五年三月壬戌三法司奏蘇州衛副千户張開源
擒獲強盗例應陞賞緣開源先任百户已因擒盗得陞
雖今有勞難再陞
上曰為強盗者皆輕生擒之亦犯危險況國家大信不可

失宜如例陞遂陞開源為正千户
○丁卯吏部奏主簿周顯差浙江至海寧縣獲強盗二十
餘人例當陞賞然前無民官獲盗之例
上曰給榜定賞格正欲捕盗榜以令衆令以示信豈問軍
民官邪其賞陞如例
○宣德七年正月甲申安定衛指揮同知果脱卜花從征
曲先叛寇時為嚮道有所擒獲且招撫畨人復業事平
論功以斬馘為上而果脱卜花例不應陞自陳其指示
之能招撫之功居多兵部尚書許廓執奏以為例不應
陞
上曰不聞蕭何發縱指示之功居諸將上乎彼為嚮道且

有功何得不陞陞為指揮使仍賜勅嘉勞之

褒忠節

○洪熈元年九月戊申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諸暨縣孟氏女蘊許嫁縣學生員蔣文㬙未嫁文㬙充貢入監為御史病卒蘊年纔二十號哭歸蔣氏執喪三年甘守苦節年已六十乞旌表其門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夫死婦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能執婦禮守志不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者宜旌表以勵風化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上聞交阯又安知府琴彭守茶籠州叛寇攻城晝夜備禦粮盡援絕不屈而死特贈為交阯左布政使遣官賜祭且勅交阯布政司曰彭恪恭朝命堅持臣節畢力抗賊死不易心忠義之誠明如皦日朕懷憫夙夜不忘勅至即厚恤其家仍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上曰人臣之義當務盡忠此人心如鉄石元君百方誘之降終不屈可謂萬世不磨若夏貴輩真犬彘不若矣禮部尚書胡濙對曰

陛下此言誠萬世公論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贈交阯死節遼東都指揮等官李任等為都督同知等官初交阯布政使戈謙以任死節

事闕
上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媿矣於是有褒贈之命
○宣德四年八月庚寅兵部尚書陳洽在交阯寧橋之敗洽被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王通與賊連和陳洽罵賊而死使通與洽同志何至辱國朕用人之不明也贈洽榮祿大夫少保諡節愍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脩忠襄公楊邦乂忠簡公胡銓蓋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萬里信國公文天祥比來官屢更代事致因循曠缺祀典乞舉行盛典勑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有司以時備葺祠宇

體群情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即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挾詐難聽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奸事發治之未晚
○七月戊子故通政使賀銀之子淙

仁宗皇帝授以鴻臚寺司賓署丞俾讀書太學至是自陳
母老病乞放回養母
上曰學者學為忠與孝也母老可使逹養乎命禮部從之
○閏七月戊申行在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
欲如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
先皇帝欲學者皆為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
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
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例毋使淹滯
○丙辰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光祿寺厨子李伍等俱告
年老有疾乞免役

上曰仕者有疾亦賜告老七十則令致事此輩執役之人
勞苦累歲老病豈可不恤其悉放還鄉
○八月丁丑貴州水德江長官張沂奏奉部符令民計口
納食盐鈔貴州郡縣皆溪洞蠻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
無貨易鈔乞賜免納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貴州邊遠之地蠻民何由得鈔朕方
綏撫欲其安業若令納盐鈔未必不至驚擾方面郡縣
皆不以聞卿等亦不慮及此官土乃能言之是土官能
恤民也其免之
○九月壬子石匠方真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真
與次兄令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人

還鄉侍養通政使司以聞
上顧工部臣曰此於天理人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乎其
即令一人侍母終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十月甲申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自陳三年考滿例得
本身誥命若封贈父母必俟九年今臣父年八十餘矣
誠可懼之時乞停臣誥命先授臣父俾得生霑榮命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此孝子迫切之情其從之遂封其
父以省身之官
○十一月丙辰國子學正曾才魯言有母年七十餘居鄉
戶無丁男乞歸侍養
上顧行在吏部臣曰唐陽城為國子司業諸生不省親者
斥之况為師乎其從之
○十二月癸酉陝西行都司所屬衛卒送宮駞二百七十
至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於飼養奏請罪之仍追
駞償官
上曰一駞價直數馬雖十卒不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
其間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
○壬午直隷順德府唐山縣民武鳳訴父送夏稅絹赴京
中途遭盗刼縣官日夕杖責父償家貧急不能償乞姑
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被盗非得已縣吏不思捕盗惟酷
刑責償子不忍其父之苦來訴情亦可矜即移文令有

司免其償而急捕盜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軍都督府都督韓僖奏守衛西華門千户路旺私擅下直請執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憫恤守衛官軍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暫歸誠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恤者姑宥之

○三月壬子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禄奏宣府臨邊重鎮洪武中置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屯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畿内地以宣府兩衛屯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屯處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来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六月壬申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陳有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對曰以市薪不如價

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七月辛丑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吴中曰前日御奏内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

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猝備況有遠在數千里外者宜量地遠近寛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無益也

○宣德二年二月癸亥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

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閲月御史考退發来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宣德三年三月丁未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吴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屢命爾放免而仍一槩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閲驗放遣至是始以名聞遂悉免之

○宣德四年三月己丑有紙匠訴云執役天財庫去家遠

日給為難通政司官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
凡工匠役内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四月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户石安等送官馬
至京中途馬多死由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償馬
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
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六月癸丑赤城管屯開平衛指揮方敏奏臣所守地正
臨極邊數有聲息遣人飛報及其回還行在兵部不與
廩給脚力道路艱難
上諭兵部臣曰飛報邊警豈是小事而令徒步以歸是不

達事體輕重自今悉如甘肅寧夏例與之
○九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昨遣給事中往山東等處選調
帶操新軍赴京宿衛請處於親軍之中
上從之曰用人須令得所若身未得所何以責其効力宜
先令親軍衛分為定居止之處俾至即得安居不失所矣
○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成國公朱勇等奏操備官軍陝西
鞏階州者来京師甚遠請以陝西内地官軍易之又山
東内地官軍備倭海上沿海衛所却至京操備若此者
甚多彼此不便請通行兊換
上悉從之因諭勇等曰大凡用人必須審其便利則人樂
於趨事若不量度地里遠近人情難易既不便下人亦

有悞公務卿等宜速行之

○四月辛巳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監生周琮省親還鄉違限請逮治之

上曰人情固是戀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遽離者但移文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賫贓罰銀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府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陪所司何不體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無以勞民

○七月癸未常州民陳浚以賢良舉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長濟任賛善次浴兵部尚書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人年八十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璡曰浴死王事濟事

先帝亦慱學今浚又以賢良舉非賢母無此三子其免浚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晩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四

上曰人情固是戀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遠離者但移文

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齎

進納

出類者但令於所在

○十二月辛未金山衛指揮魏保奏千戶蕭旻日事酣飲
倭冦臨境調遣不至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軍官職在禦倭冦至不應援不可宥
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於公俟至必
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亥大理卿胡槩執松江土豪虐民者
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及老吏猾胥府縣不
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為天下主惟
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台田有蝗
蝻則嘉穀不成今此徒皆虣民蠹然更須詳審或情有

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罪則民服惟務至
公勿有偏徇
○戊午行在大理寺奏倚氏縣民郭小生妻王骨都夜與
姑同績仇人于八潛入小生室殺之而適小生父疑骨
都私於隣人謀殺之執以告有楊恭者知于八謀首其
事于八不服骨都被拷掠誣服獄上行在刑部不與辯
將加刑骨都訴寃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八已死
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況妻殺夫
尤為大悪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
殺之矣仁人君子於一草一木不肯輕折何况人命朕
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心何得仍有此事今姑容不問
若再枉人如此豈得更容
○四月癸酉辨義勇右衛閻群兒等非強盜釋之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盗但有疑
似輒加考掠同日斬决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盗發
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
奏今非各人自言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
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决朕必不汝
貸矣
○六月己卯四川都司械松潘等處力劫簇叛冦阿兀等
二十餘人至京兵部請奏斬之
上曰叛冦固當誅況阿兀首悪法不可貸但番人語言詭

異恐有詐偽又二十餘人或有協從者未可一槩加刑
令三法司審實惟阿兀等十八人應斬餘皆協從
上命應斬者如律協從皆釋之
○七月乙巳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横毆殺其郷人
乃賄有司誣為刼盜又執其家属禁錮之大理寺卿胡
槩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殺人必死不有宥但二十餘人中有
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鞫之皆伏罪應死
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
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
人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
上親慮囚雜犯死罪皆減就徒徒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
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経彼能因事改過即為
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
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六月戊寅富峪衛故指揮使張晦庶子奪嫡官行在刑
部不能正嫡反得罪撃鼓訴寃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撃鼓再訴則庶襲而嫡廢
如公義何遂諭三法司官曰凡聽兩造之辭必明必審
不明而枉直倒置人將謂朝廷用爾等不當而怨誹興
矣其可不慎

○宣德三年六月丁未
上退朝御左順門召三法司官謂曰近來在外有司多以犯贓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輕身然其間亦有君子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宄之徒惡其不便於已裝飾誣之法司昏懦不能辨理而自誣伏者亦有之矣凡人一被汙陷子孫皆以為辱卿等切須詳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

○十二月丙申巡撫浙江大理寺卿胡槩等械強賊平康之黨三百人至京
上諭三法司官曰平康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惡而累衆如此其中豈無善良詿誤者卿等宜與之辨無罪者不可濫刑有罪者不可倖免必須得實

○宣德四年三月己巳遵化衛總旗王彪妻蔣氏姑楊欲取其奩具與已女不從姑疾蔣氏之不允積忿誣蔣稔其喉欲加害使彪訟之行在刑部蔣當斬罪蔣屢稱冤且引小姑及隣嫗為証事聞
上曰論獄不可縱尤不可枉彼欲殺姑姑女肯曲為解乎遂召小姑隣嫗至皆言蔣實無殺姑意
上命釋之因謂行在刑部侍郎吳廷用等曰姑慈婦孝當兩盡其道今以小忿而欲寘之死則不可其以此意諭遣之

○四月乙未
上退朝御右順門諭三法司官曰昨大理寺奏陝西軍卒

因盗一羊而殺人論罪當斬朕思一羊之直幾何而致於殺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喪甚重愚哉凡重獄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須詳審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璡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例徒流贓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汙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所激勸其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諭法司知之

○九月丙辰巡撫蘇松等府大理寺卿胡槩等械送土豪至京皆以奸殺人奪人妻女田宅侵盗官粮等罪應死

上謂三法司官曰國家孜孜安民而豪猾害民如此非誅

以法良善何由得安然卿等更須詳審處置使之心服

○宣德五年四月乙亥行在三法司奏重罪應斬絞者十七人

上取奏牘親閱之曰殺人者必死其中有誣告人致死者比之操刃故殺宜有不同皆杖一百發戍遼東於是免死者十人

○十二月丙戌行在大理寺奏舊例凡犯偷盗攬納等罪皆充軍按律盗官物者當絞斬今例止罰役請皆從充軍例

上曰斷獄須論情實若當重而輕則人易犯法當輕而重則人謂不平宜從一例然尤須詳審勿致失當

○宣德六年五月己卯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顗章奏縣民有深居山谷不供徭役抗拒官府者請發官軍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道其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撫諭且察其所由果民之頑獷亦具以聞

○七月癸未大興縣民張三驢以役事斂里人陳售顗財物相毆捉曳售顗母抱未晬幼男奔救失足跌仆地傷幼男首而死遂誣告三驢擊殺之行在刑部論絞罪三驢不能自明事聞
上曰先月亦有一事類此嬰兒在懷抱非與鬭者安可擊殺宜覆覈至是刑部逮其親隣及旁見者皆云實跌傷死非擊傷也遂論售顗誣人死罪未決當流三驢科斂取財當徒以聞
上諭侍郎樊敬等曰爾等職司刑罰而往往輕率如此下人受枉必多矣朕蓋慚見卿等卿等寧不自慚乎敬等皆頓首

○八月乙巳海南衛千戶俞華奏臣與指揮黃瑀捕寇臣率兵徑進被寇突傷力戰乃退而瑀不應援反以挫衂告臣巡按御史欲加臣罪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古語善用兵如率然謂首尾相應蓋同力一心則功可成今前後不相應固是取敗之道

宜令御史與一明辯務盡至公
○庚申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憾其伯祖以徭役委己又
捶撻之誣伯祖妖書誹謗事應斬
上曰正家當先正身彼為家長必所行有未善致不肖子
孫造誣令寘之死亦過但杖一百發戍遼東使為子孫
知所儆為家長者因此亦可以反思
○宣德八年十月乙亥釋蘊氏女死罪蘇氏嫁夫何儉與
父同居儉死將扶喪歸葬其鄉父利儉貲固不遣女志
堅決不可奪父誣女詈己法司當以絞罪大理寺以聞
上曰彼送夫喪歸葬是理之正而父之所為皆非正亦不
聞女有非理言何以論絞治刑而昧理如此所枉必多

此女釋不問仍追財給女俾歸夫喪
○宣德九年三月戊戌右副都御史賈諒奏四川獲強盜
陰海等一百三十一人番異者四十八人副總兵署都
督僉事王瑜等奏淮安已獲強盜馬玉等四十五人俱
服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捕強盜必得實不可以累無辜於士澄
誣執濫殺深可為戒今四川淮安之盜凡百餘人雖云
服罪其中豈無枉者當令會官審實庶幾不冤遂勑諒
及瑜等即與伸理不可誣飾以取己便
○六月庚戌浙江三司奏見監強盜當決不待時
上曰強盜當斬但不可使有冤漢誣殺一婦致旱三年遂

勑三司及巡按御史再會審果無寃則取決
○七月壬辰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請決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會官審覆今有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謂禮曰刑當罪則人不寃有詞者必有寃即再與覆勘務期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再審實勿令有寃朕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恤刑

○洪熙元年十月辛巳金壇民有相告訐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傷人都察院以謀反論首從皆斬妻子為奴家產沒官其所在大赦前請旨裁決
上曰固當死但已經赦推其情則初因相告訐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刃拒抗此愚戇所為也殺之則可矜宥之則廢法姑全其生悉發戍邊衛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
先朝舊臣嘗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上格
天心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

刻

○六月壬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効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皆頓首曰臣等敢不祗服

○九月丁酉兵馬司引奏金吾衛軍婦遺火燒官民房舍當送法司治罪

上遙見其老遣問年幾何對曰八十餘矣且無子歎曰老而有罪當贖況無子乎命釋之

○十二月丁卯勅法司決遣繫囚

上因謂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涼薄雖夙夜盡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衆卿等宜勉力匡輔庶幾無愧古人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宜深存此意

○宣德二年七月丙申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静處猶覺可畏罪囚駢首就繫熏蒸煩鬱寧得無病宜即検勘有應罰役者即時發遣應奏者即具所犯來處置勿令久淹若或疾病死於無辜足為陰德之累卿等宜體朕意

○宣德三年七月甲戌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京師人衆鬪毆罵詈自是常事兵馬司擒獲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宜即剖斷發遣今天氣炎熱豈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死即為枉殺無辜卿等宜深存惻隱之心毋枉人命

○十二月乙未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决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覆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直登聞鼓給事中年當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盜當决擊鼓訴冤切詳各犯臨刑畏死煩瀆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辯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宣德六年正月丙戌直隷常州府知府莫愚言本府監繫強盜為從者二人皆從父兄行劫得財律應斬臣詢察其祖父皆以捕魚為業父兄行劫時年皆十二非能助盜令父兄皆死二人情有可矜

上謂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虞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我
皇考嘗詔天下非謀反大逆父子毋連坐兇事發時尚幼宜得寛減命釋之

○六月丁未行在刑部奏錢成孫嘗與王忠相毆忠妻郭氏從旁救之誤墮所抱嬰兒傷腦死忠誣成孫踢殺論以絞罪大理審允具奏
上以為獄有疑令再鞫之具得實狀成孫浔免死
上諭刑部侍郎樊敬等曰法司不體朕恤刑之心不以人命為重専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寃其原問原審官吏俱罰粮俸三月仍命刑移識之再犯不宥

正法

○洪熈元年八月丁丑皇城守衛百户李諒等怠於巡更先晚豫於巡更簿内押字識字軍欲奏之指揮楊輔收繫之不得奏事聞
上曰帶刀夜巡所以防奸怠惰欺謾者可罪黨邪抑正者尤可罪命悉付行在都察院治如律

○九月丙午御史戴誠奏太常寺賛禮郎吕得眞買羊湖州逼取賄賂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國家重祭祀故犧牲諸物皆買於民間令酬實價不許損民今假此以求賄賂人既興怨神豈歆享就令御史治之

○宣德元年二月乙丑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私杖死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况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三月戊戌羽林前衛指揮使陳廣貪酒暴横結亡賴為盜殺人法司當以斬罪

上諭法司曰三品正官受祿不薄猶為盜殺人此其人可知今内外軍職誰非功臣此而不誅是無法也其斬之如律

○四月大理寺奏嘉興縣民以私忿殺平民一家七人侵盜官粮千二百餘石強奪民田律當斬

上曰居下而敢肆惡如此是一鄉一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斬之家屬皆徙邊又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爾

○宣德二年正月戊午行在兵部奏保定衛指揮使李昺等皆因攬納粮米當降官

上曰朕念武人得官甚難凡有過誤每曲意含容今昺等所為盖恃功妄作若又矜恕將無忌憚小懲大誡小人之福其降罰如例

○四月莊浪衛百戶張春無故毆軍人至死事聞

上諭都督府臣曰為將必善撫士卒古名將為士卒吮癰

故能得其死力身享富貴今兇暴如此軍士何辜令都
司執而罪之
○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醫怒其鄉人求
他醫用呪咀術殺之法當斬
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其術乃為邪術殺人然呪咀亦
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之如律
○十月己巳
上以松藩衛千户錢宏激變番蠻都指揮韓整等虐害軍
民失機悞事叛冦愈肆諭都御史劉觀等曰凡軍政不
肅由威令不行威令不行由己身不正朕於此豈可姑
息周世宗斬敗將七十餘人而軍聲大振所向克捷今

須遣廉正御史一人往問其實凡有罪者朕斷不容之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都察院奏大寧中衛百户劉勉管
軍操練受軍士賂縱遣還家又冒支其馬料又毆病軍
求財而誣奏其避操於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約軍士謂古良將能恤士卒所以能成功名
令其周意撫綏無横加害此輩縱惡又復面謾豈可貸
也械置教場榜以示衆後處决如律
○五月戊辰御史嚴皚等耽溺酒色曠廢職務又不朝叅
事覺命三法司錦衣衛同鞫之皆引伏
上曰禮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彼既放蕩無廉耻豈可復
以禮待遂命枷項以徇

○九月山東新城縣董諒奏岳景賢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納稅粮乞懲治之

上謂行在户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訣小頌必須年高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諒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二月癸巳陝西副使胡永成奏岷州衛指揮千百户龐敬等盜賣鳳翔等府秋粮應提問

上曰朕慮邊餉不足常切留心今奸弊如此軍士何所仰給古云軍竈未炊將不言饑今但務肥已不恤士饑此

豈可用命悉治之如律

○宣德四年三月辛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劾奏交阯道監察御史顧達巡按淮安考通判何正不稱職遣正辱罵玷辱風憲請黜之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風憲官為人所辱而甘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又奏薊州衛千户朱毓妄陳獲強盜求陞賞令勘覆明白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賞功朕未嘗吝但施不當則人懷僥倖奸弊日滋矣毓不可恕

○壬子錦衣衛舍人張恕差江西取逃匠併家屬赴京恕肆貪虐人以所居易銀與之不足固縶而捶其妻至死

又取其幼女事覺法司鞫問得實
上曰逖匠非有大罪肆毒如此鬼神不容其斷於市
○三月己巳行在大理寺奏山西陽曲縣典史馬欽詐稱
母喪避事去律當杖於近例納米贖罪
上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今此舉忠孝兩虧矣杖之百謫為
邊民
○四月乙未賍罰庫副使王斌竊庫物當斬
上曰君子近利而不沒於利乃為可貴受命管庫以防盜
乃自為盜實犯而死何辭命如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
進題本臣遞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遞
上命取所進本取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
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
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乙未大理寺奏萊州府學生程章姜辛誣告教授戚虎
抵罪章應絞辛應徒近例罰工應還學
上曰學者當務孝弟忠信兩人存心如此尚可教乎章依
律辛杖一百發戍極邊
○丙申登州衛指揮戚桂以操備科斂軍士綿衣萬七千
餘匹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近聞軍衛科斂皆是減除

月粮是國家徒費粮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害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服裡衛分調邊衛調極邊雜犯死罪依例降一等調用從之

○七月甲子御史沈閏受土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覺閏引狀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貸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

○癸亥行在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王榮李升為將軍令上直帶刀

上命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為是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而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十一月武德衛指揮高山橫取軍士月粮事覺

上諭錦衣曰指揮月俸與軍粮厚薄懸絶挾勢橫取豈知良將與下同甘苦之道命執付刑部治之

○宣德五年正月戊申山東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衆欲為亂縣官執送京師

上謂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絶俗養生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為善而亡賴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禍其付錦衣衛窮治之

○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國子監生許節等三人公差往應天府受民白金於律當徒

上曰為士當謹義利之辨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豈能卓然有立今太學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東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者東執而杖殺之民妾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死法司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産食人瓜果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

○四月山西參議王俊與沁州知州楊瑀判官游萃挾妓飲酒又受瑀等銀絹巡按御史廉察以聞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曰人無私欲乃能立事功一受私即志屈氣餒豈能立事參議方面之臣所為如此豈能施善政耶令御史治之如律

○五月壬子彭城衛指揮廿雨勾軍河南設詐取鎮平王

財城王馬儀賔家財行刑部論罪當絞

上曰禮蹴路馬芻有誅何況宗室朝廷至親今宗室家尚受其害況細民乎小民肆無忌憚當死但更審覆勿令有寃

○乙卯行在兵部奏山海一衛軍逃者二千餘人管軍官有應降職者應罰俸者

上曰邊衛備禦全仗軍士將雖智勇絕出一人能禦幾賊令一衛軍亡者過半賊猝至何以禦之如律罪之不可貸

○六月行在都察院奏宣府前衛指揮僉事王林守龍門関不嚴守備私令軍士出境捕鹿為寇所傷寇因入屯堡殺掠人畜鞫訊明白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邊將雖無寇時亦常如寇在目前日夜嚴備此人不遵朕言集將校斬以徇

○七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奏橫海等衛千户文莊等領旗軍以公用為名斬伐袁州府分宜縣民納稅山木及奪商人已買之木掠民家財震驚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已請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但知貪利亦由風憲之臣不能振舉法度縱其無所忌憚其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鞫治如律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河南按察司奏洛陽護衛千户沈

能等受已獲強盜白金縱其逃逸請罪之

上曰強盜譬諸豺虎共惡而欲殺之彼縱之是縱豺虎害人命治之如律

○癸巳德清縣丞張壽以斂民財當徒解赴京匿上林苑監丞鄭顒家都察院奏顒亦當罪

上曰観近臣以其所為主顒庇貪人顒之為人可知併罪之

○二月己亥棗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皁隸御史任祖壽受其馬減為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法度廢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戊申駙馬焦敬縱中使擅収官馬為御史劾奏

上曰駙馬貴戚豈少一馬而并為小人之行命下錦衣衛獄

○四月乙卯江西按察司奏贛州衛鎮撫劉福常以私事干贛縣典史不從遇於路嗔不避以馬策擊之事属違法

上曰典史非衛属官敢挾私凌辱況以策馬者施諸人乎武夫横暴不可不懲命罪之如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長禍福

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
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
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
斬諸市

○五月丁卯行在都察院奏定州衛軍三人夜竊入城樓
盜鉄器遺燭燼延火藥毀城樓軍器請治罪指揮馮洪
等防守不嚴之罪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樓器械皆軍民竭力所為
可惜也又將重有勞費向使衛官能嚴約束安致此失
悉執而罪之

○壬辰能仁寺僧孤納芒葛辣以遊方謁諸王又詐言奏

旨採察幾事遼王奏之法司論當斬
上曰出家為僧本欲絶去塵累乃造偽惑衆取財既犯國
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嚮之不可不
治俟秋罷斬之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賭
博者又誘之使盡竊其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棄屍水
中當斬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亡賴少年一迷而不反未有
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不
接於見聞則心不亂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過豈可不
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怒吏王俊慢已因事捶

殺之又捶殺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詞於律應絞淩遲
處死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
先以暴怒為戒誠是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九月丁亥總兵官都督劉廣奏秦州衛指揮于諒等宣
德三年調甘州操備至蘭縣逃歸促之三年到莊浪逃
歸請治其罪
上曰忠臣之赴國事當奮不顧身今頑不聽調則不知為
臣之義此而不治朝廷將何以使人命都察院執而罪之
○十一月辛卯陝西按察司奏漢中府缺知府同知王聚
置酒邀教授張廸及所屬知縣求薦已為知府請治其罪

上諭群臣曰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已誠有之人
將求我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
得之何顏居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教
授知縣悉罪之
○十二月甲午行在中軍都督府奏太倉衛指揮徐整以
運粮減除軍粮百餘石歸已當治其罪
上曰節百家之口以足一人之欲比與士卒同甘苦者何
如罪之不貸
寬宥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衡州蠻民潘康生等相讎殺既而
首服又遇赦兵部尚書李慶請必正其罪

上曰蠻民相讎殺乃其習俗既能首服又經赦原便可寬貸若復追論往愆則沮自新之路非所以廣德其放遣復業若再為非必寘重法吏以此意諭之使知改過

○宣德元年六月開平衛指揮同知方敏也赤城交遞逃軍不遣人押送致有逃者論敏當杖降用

上曰朕嘗聞陽武侯言敏撫軍有方周知邊事今小過姑宥之又曰朕每聞人有一善輒識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嘗以小過輕棄之不但敏也

○九月丁未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比者

車駕東征大賚將士銀鈔監察御史沈潤等監給都督僉事崔聚重給鴻臚寺丞何敏等違例多給運粮官軍應賞鈔皆冒関銀當問罪追銀還官

上召濙至榻前密諭之曰朕以廉恥待人崔聚何敏朝夕在左右若皆追銀彼復何施顏面姑宥不問其不應賞銀而冒給者度今皆費用亦不必追沈潤等當是時繁致誤亦姑宥之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引奏軍官比試武藝不中者請加之罪

上曰此輩不思前人立功艱難平居懶惰不習所以臨事失措凡人立軍功皆由勤於武藝懶惰有未能成者且定限立回習熟若再試不中皆罪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都御史劉觀貪賍狼藉收褻憲紀

其子輻交通刑部郎中許性御史嚴皚等過付贓私動
以千計
上初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
得實狀然後發之法司論觀斬罪輻應流
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以輻及其
黨皆謫戍遼東觀隨子居公議稱快
○宣德六年四月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
奪官軍屯田及僣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
侍臣曰朕嘗聞
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勲也[illegible]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
而讓已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
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月刑部奏遼東百戶張富程玘從指揮皇甫斌巡邊
猝遇寇圍斌而富等皆走不救於律應斬
上曰姑宥其死皆杖一百降充軍俾立功如再失機必斬
不貸諭刑部曰古人有用敗將而成功者昔
皇祖亦為朕言使功不若使過今姑宥之
○宣德七年六月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
誤斬首為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
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諭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
首蓋出於朕一時之不忍然凌遲非過也故止令罰役耳

○宣德八年正月丁丑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
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又造虛詞飾過
請正其罪
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
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為廣武夫
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
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八月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
囚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餘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先
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犯
毆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得旨

斷決乃復追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具以聞
上曰書云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載
得引經為斷今詔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可宥
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得中矣
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論如律刑科給事中
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
上曰爾言果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使自
勵
○宣德九年十一月己卯行在刑部員外郎楊紹宗自陳
先任北京刑部主事時有朋友史彬為保定府推官因
上計吏饋臣胡桃後奸吏舉其事傾彬遂連及臣今臣

坐是不獲受誥伏望

聖明矜閔

上曰用法當量情以朋友饋遺之微而終身受汙名過矣

命吏部與之誥

辨邪正

○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説

上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以成參贊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為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四年五月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寔者

上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即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未必已見皆是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䘏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對曰知人誠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九月丁卯河南府奏永寧縣稅課局舊任大使李時復任新任大使劉廸當還吏部廸置請老人言其廉能於上官乞留之事覺請治其罪

上從之因諭尚書郭璡等曰朕意各處保官皆出公道今觀此事人言不可盡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盡疑之古人言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卿等不可不審

斥姦佞

○洪熙元年八月丙子交阯人阮克孝上言交阯有蜈蚣採之可得明珠為希世之寶

上謂侍臣曰彼欲以諂媚希恩也凡人進言雖不當朕未嘗拒此人語鄙妄誕左右有請罪之者

上曰但不聽之耳蠻民何足罪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龍江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絶俗吏妄言可聽乎

○宣德二年十月己卯

上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佞小人眞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王堲讒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閒若有其萌必杜絶之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聽選官歐陽齊言舊任浙江永康縣丞縣有山產銅礦宜發工匠烹鍊以充國用又言在京工匠逃者一次的決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罰工終身則有所懲戒

上諭行在工部曰此小人妄言求進其斥之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有建言云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下至漢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賢明以致久安而其言不及於臣

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後可以致治豈當專歸於君古人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政以同體相資也言者謬矣遂斥之

退不肖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浙江叅議王和衷昰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坐贓遇赦吏部奏擬復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三人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為民

○癸亥行在吏部奏浙江左布政使孫禹河南左參議王
徵俱犯罪經赦例應復職然所犯者贓罪
上曰犯贓汙喪廉耻矣雖經赦宥豈可復居民上其皆罷
為民
○七月戊寅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賴巽言布政司參議莊
讓才及按察司府縣官多非其才宜加黜罰具以名聞
上命吏部如所奏降黜又諭之曰牧伯守令以承流宣化
為職任非其才下人受害爾吏部宜加意旌別毋忽
○宣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擇退
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贓私并不諳文移者二百餘人
當罷為民
上曰甄別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汰去誠是但慮
今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戒用吏今
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可不慎擇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南京都察院考送貪汙官郎中黃
玘等十七人懶惰不治事郎中陳懋等十四人至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官無大小皆務廉勤況郎中尤重此
輩貪汙懶惰即如例降黜自今當慎擇人不可濫授
○宣德六年五月壬午行在刑部奏歷事監生彭本鞠因
受白金十兩罪當徒
上從之語侍臣曰士非廉潔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
之學為政已齷齪苟利尚可用乎

○十二月庚戌工部主事謝孚以淫穢得罪行在吏部言孚已罰役當謫品改除

上曰田野民無行人猶絕之此人尚可依品授官乎遂降典史

抑僥倖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劾奏工部侍郎蔡信前已奏求南京來賓樓一所以居家人今隱而不言又請南京廊房十間貪冒欺詐宜寘之法

上曰小人務利何有厭足但令山陵方資其用姑宥之廊房亦不與

○十月戊子漳州衛千戶茸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橫鮮不致敗如薄昭亦所不免茸斌豪橫多矣強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於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押赴漳州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正一嗣教眞人張宇清欲求龍虎山道人度牒而難於自奏行在禮部侍郎胡濙代為之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託人轉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爾以朕意諭之

○宣德三年六月乙巳金吾左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效用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禁令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若不畏死而勇於立功何患無高爵厚祿其付刑部治罪

○宣德四年七月庚戌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効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卻貢獻

○洪熙元年閏七月庚申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

上謂侍臣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豈利其貢獻耶況黃鼠不足登俎取之徒勞人耳其勅清謹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元年二月癸巳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銀龍頭盞之屬

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難宜止之遂勅祹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祹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趙琠金

○王振等貢醃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
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玩禽奇獸古人所戒可
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
進獻

屏異端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
寺久廢請化緣於民重作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
不可聽
○五月乙丑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
奏本寺是古跡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丁亥順天府眞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請給度
牒禮部言
太宗皇帝時命尼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
上命遵
先朝令仍嚴女婦出家之禁
○宣德六年九月辛未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
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
還民

○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務祖風往往以創寺為名羣舁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朝罷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事佛宋徽宗道効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懷遠人

○洪熙元年六月癸亥乞剌部屬亦速不花等來歸禮部

奏定賞例

上曰遠人慕義挈家來歸撫之當厚本雅失理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遠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別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織襲衣綵幣銀鈔鞍馬有差

○七月壬午賜朝鮮使臣孟思誠等鈔幣襲衣

上因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常分然我

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舊典勿失遠人之心

○閏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韃官千户也先不花言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為哈客忠義王所拘

今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豈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令自哈密來
留之不遣彼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人之道令歸言於
忠義王遣之再來

○十一月乙未罕東衛土官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負差
發馬多逃赤斤乞招撫復業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此失於撫綏致其逃竄彼雖
悍獷我能安之則彼亦安矣其令總兵官費瓛等招撫
令歸無責其過舊所負差發馬悉免之

○十二月丁亥行在戶部奏忠勇王金忠歲祿宜米麥兼支
上曰彼挈家來歸待之宜厚且他無所營所恃者俸祿耳
米麥宜以時給之勿令不足庶稱
皇祖懷遠人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四夷賓服世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
有慕於中國餼廩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

○三月乙亥渤泥國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時挈家來朝及還沒於路因命遐旺襲爵
朝廷待之既優彼之忠誠逾篤今復遣使遠來可嘉宜
優賜之於是頒賜遐旺文錦金織文綺綵幣紗羅倍諸
番國

○六月癸亥朔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表異恩古人言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之

○七月庚子白葛達國使臣和者里一私來朝貢遭風壞舟貢物盡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請罪且請賜冠帶歸見國王庶知其實造闕下可免罪責

上命禮部賜之冠帶俾附隣國貢舟還復進和者里一思等諭之曰倉卒風水豈人力所能制歸語爾王朕嘉王之誠不在於物自今惟賢爾誠足矣

○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國王李裪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代得失具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裪勤學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緬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無繼嗣請以大頭目莽得剌治其地行在兵部請下雲南三司體審

上曰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寢民安亦撫夷之道其即授為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宣德三年二月戊寅

上語尚書夏原吉曰書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以能養己也北虜不納失里自遠來歸亦欲求養於此今已死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給宜計其家口優養之毋令失

所

○宣德四年二月甲午亦馬剌兀者弗提屯河等衛指揮亦里伴哥等遣人來朝奏言昨大軍至兀良哈諸衛皆恐怖不自保

上憫諭之曰天道福善禍淫人君賞善罰惡一體天心豈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則朝廷討之豈肯濫及無罪爾等但安分守法即長享安樂何用恐怖皆賜賚遣還仍降

勑撫安其衆

○九月癸丑掌岷州衛土官都指揮僉事后能奏土官例無俸給臣父祖舊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為人占據乞令還臣以代俸祿

上諭尚書郭敦曰古者公卿有圭田免其租稅使耕以自給今文武官皆有廩祿代耕而土官無俸固當給田土况是其父祖舊業其即移文有司令悉還之

○宣德五年二月丙戌迤北和寧王阿魯台使臣阿都赤等陛辭

上嘉阿魯台勤誠遣都指揮曹者赤帖木兒賫勑同往賜之金織文綺并所求藥因謂尚書胡濙等曰阿魯台歸心朝廷實由

祖宗威德所致今以病求藥亦悉與之朕以至仁待人人亦當感朕意濙對曰

陛下心同天地薄海內外無思不服譬諸草木皆戴生成

之恩矣

○宣德六年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為瓦剌所逼率家屬南奔請出兵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未有大過今勢窮感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若又逼之於險豈仁者所為哉

○十一月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為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宣德八年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

上嘉之故賜之書且勑祹曰王欲遣子入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遠違情不相舍兼山川隔遠氣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王以為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二月辛未蘊門答頼國王弟哈利之漢朝貢至京以疾卒

上謂行在禮部曰彼萬里來朝傾誠歸嚮今死當隆始終之恩遂贈鴻臚寺少卿賜誥命官治喪葬給守塚户

○十一月己卯近臣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米

於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泄漏邊事請禁止
上曰此必饑寒所迫故割愛以求活禁止必至失所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覬等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馭夷狄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顔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寛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𥹋部伍謹愼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八月戊辰陜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寇敗之安定王桑加兒失夾等躬詣闕請罪
上謂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兒之地我朝置衛設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見利忘義今之敗實其自取然朝廷馭夷叛則討順則撫彼能悔過歸誠朕何吝寛貸
○甲申行在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軍皆本處夷人聚則為兵散則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設千户所令二宣慰司已革罷土軍悉復為民獨思州思南二千户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則當聚兵使之率領不然亦請罷之
上曰撫治蠻夷當循舊俗若再聚兵非靖安之計宜改除

之千户令歸舊衛所其本土頭目仍屬各長官司後或用土兵令其率領

○十一月甲寅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征勦廣西蠻寇以斬首級之數來聞

上謂侍臣曰蠻民亦朕赤子其為患不已固當用兵但殺之動以十數其閒豈無脅從非辜者乎苟得良牧守如賈琮刺交州開示恩信慰撫而降之安得殺傷之多如此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比鎮遠侯奏廣西蠻賊覃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者朕思蠻寇刼掠若所在官軍制馭嚴密亦可無患致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令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未為晚遂勑鎮遠侯顧興祖遣人撫諭

○七月丁未鎮守山海都督陳景先奏比巡邊官軍至鮎魚石關遇虜寇與戰敗之追殺殆盡獲其所乘馬以歸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虜好鼠竊但防守周密來則擊之去則勿追保境安民此為上策宜戒景先等毋貪小利

○宣德二年四月甲戌廣東三司奏瓊山縣黎寇平械首賊王觀政等至京師

上命付行在刑部囚謂尚書蹇義等曰蠻性雖難馴然好

生惡死之心則同若撫綏有道彼亦安肯自取殺戮今之為變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憐宜嚴飭撫黎官寛以馭之若生事激變國有常刑

○宣德四年四月辛巳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討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狥歸寇所掠軍民男婦四百四十六人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等曰蠻性兇悍其死皆所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諭若能順服亦可寛貸

○七月己酉兵部奏湖廣保靖軍民宣慰司同知副使僉事皆缺請命流官往治之

上曰蠻夷之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治之尤難必其同類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蕭授就土人中擇其素有恩信衆所推服可任用者具名奏來更令授從公選擇不可濫舉

○宣德五年十月己巳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犯奏請提問而蠻夷恃恩每犯則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請六品以下即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瓊言松潘

蠻叛服不常而山林深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種彼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為盗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宣德七年二月乙卯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思曩日簇番民盻舌㭼爾節強掠本簇人畜殺千户㭼爾結臣令入番收馬請治其罪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番民殺部長是無上下之分不治則紀綱隳矣當處之有道不廢法亦不激變乃為得宜爾其以朕意諭之

○己未巡按貴州御史陳斌奏筸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刼掠請發兵四面攻之必可殄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人雖常刼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按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

○四月癸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二十餘户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西請發軍掩捕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寛待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輙欲興兵捕之所得幾何

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為上策爾移文令廣慎固封守勿輕出兵

○十月辛亥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酉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酉土雅皆未嘗歸化朕豈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宣德八年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兒禪指揮伯蘭火者等告宣德四年來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刼其人口四百馬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實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勅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即令沙州衛追還不然具奏區處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府祿昵尼祿等爭地讎殺蒙遣行人章聰侯璉奉勅往諭之皆悦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天理未泯特恵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化

上巡邊儌于洗馬嶺諸將咨請于

上曰此外不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之

上曰彼不為患即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終不能保其不為邊患失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為捕虜且常遣人撫虜矣今掩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為乎爾等固是為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